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二十一回 暗猜疑秦公子受屈 明譏諷葉大人貽羞

卻說這日寶珠和石時，一直談到起更才進來。見梟煙背著燈坐著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因陪笑問道：「姊姊你又怎麼一個兒在這裡納悶。」梟煙笑道：「誰講來，好好的悶什麼來。爺什麼時候出去的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傍晚才出去的。怎麼，敢有什麼事兒？」梟煙道：「也沒什麼。爺今兒可曾往綠雲深處去來？」寶珠道：「我今兒沒去。剛日間是打留餘春山房下去的。」梟煙又道：「剛婉小姐房裡少了件東西，叫人來問爺可拿不拿？」寶珠詫異道：「什麼？我沒拿他一點兒東西。他失了什麼了？」梟煙低聲道：「說失一隻睡鞋兒，敢是爺藏著。」寶珠正色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我哪裡敢拿他這樣的東西！這個失了還了得，敢丫頭們偷去了。不過，丫頭們要這一隻什麼用，這個古怪。」梟煙見他正顏厲色的，心裡詫異道：「這個不是爺掉下的，還有誰做這種事情？這便奇死了人。」因向寶珠道：「爺不要這樣大驚小怪，教人聽見成什麼話。你既不拿，我給你瞧一件兒東西。」說著便把枕頭下底的鞋兒取出來遞與寶珠道：「這可不是婉小姐的嗎？」寶珠接來看時，宛然是婉香的腳寸。因道：「怎麼你藏他的東西？」梟煙哼了聲道：「我藏他的，我只問爺是誰藏他的。」寶珠急了道：「哎嚇！這個怎麼能冤我來。你不信，我賭個咒你聽。」因道：「倘是我藏這個東西來，立刻叫我……」梟煙忙掩住口道：「可又來，這也不犯著急得這樣。」寶珠看著鞋兒，忽道：「這不是婉姊姊的。你瞧這幫兒是大紅的，婉姊姊一輩子不愛穿大紅的。你瞧他自從到咱府裡來了，你幾時見他穿大紅鞋兒。況且鞋兒是扯弓頭的，不很尖，小雖小，底兒也這樣闊。這個定不是婉姊姊的。你老實告訴我誰的，不要嘔我了。」梟煙被他一說，仔細看時，鞋樣果然不像婉香的。往常見婉香的鞋底兒纖瘦得很，不是這樣粗蠢。因道：「這更奇了，是誰的呢？我是從綠雲深處門口拾來的。我當是你遺下的，所以怪了你半天，照這樣說，難道又出怪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你也太不明白，便是我的，我也斷不肯帶在身邊大白晝裡逛去。設我被姊姊妹妹搜了出來算什麼意思。既是綠雲深處拾的，喊那邊的丫頭來問一問，便有影兒可捉了。」梟煙一面聽著，一面看那鞋兒，忽道：「是了，定不是婉小姐的。你瞧這花是初學手兒做的，攏罩的針腳兒又不齊，絨線又不光綳。光景是哪一個丫頭拿這個打算送小廝去的呢。」剛說著，猛然省悟道：「我忘了，昨兒聽麗小姊在那裡和小翠玩，說小翠要學針黹總再也學不好。小翠說：『這個不知怎麼一個講究。』麗小姊說：『你前兒學生活的時候，可曾拜過坑山姑娘沒有？』小翠說：『前兒我娘教我做生活的時候，也說有什麼坑山姑娘住在尿坑上。要做一隻鞋兒孝敬他穿了，才兒做生活呢。今兒小姐也這樣說，可見是真有這個講究的了。』麗小姐說：『你只做了一隻麼？怪道你一輩子做不出好生活。』小翠因道：『照小姐這樣講來，敢是要兩隻的麼？』麗小姐笑說：『那自然。你見誰只穿一隻鞋兒的。你那坑山姑娘又不是個獨腳魑，你明兒快補一隻去孝敬他，便做得好生活了。』這原是麗小姐的玩話，我還聽著好笑。光景小翠當真的去做這只來。」寶珠聽了笑道：「他怎麼丟在門口呢？」梟煙笑道：「光景因園子裡沒得男人到，亦沒有尿坑子。他見前兒爺在綠雲深處的牆角下溺過，他所以供所那裡去的。」寶珠聽著笑的了不得，梟煙也覺好笑。寶珠因笑道：「那你到做了坑山姑娘了。」又道：「我總有點疑心，你明兒還問聲小翠看，可是不是。不要又和春柳兒一樣的，鬧出把戲來。」梟煙應著，便把那鞋兒藏起。各自睡了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寶珠起來，便穿了公服，先到秦府宗祠裡拈了香，又給柳夫人和秦夫人、袁夫人道了喜。而往南書廳拜了陸蓮史，才進來換了公服。晴煙上來回說：「夏師爺和金師爺、陸師爺送禮進來，請爺瞧這單子。」寶珠接來看，便點了幾樣叫收了。請大奶奶開發去。晴煙剛去了，又轉來說：「外面當差的和管家們，在二廳上候爺磕頭去。」寶珠連連搖首道：「算罷，算罷，誰講究這些來。」晴煙笑應著傳出去。

一會子花農來回說：「葉府裡大爺和二爺來了，請爺道喜去。」寶珠皺眉道：「這兩個磊塊，又來惹人厭了。你去請石師爺代陪一會兒，我便出來。」花農答應著下來，出了園子逕到東書廳來，請石時。

石時應著，便換了公服，喊許升提著煙袋出來。一路想道：「聽說這兩位爺有些呆氣，我只沒有見過。今兒且和他談談。想著已到西花廳門首，見站著許多紅纓帽子，挺胸凸肚的葉府管家，見石時進來也不理睬。石時走到卷簾下，鋤藥看見便扳了聲說：「石師爺來了。」石時進去，見那葉用和葉赦迎上來，和石時行過禮。問了石時的姓名，石時講了。一面打量那葉用兄弟，都穿著刻絲花衣，戴著緯帽。葉用是三品服式；葉赦是五品服式。那葉用和葉赦見石時是金頂子，便不把石時放在眼裡。石時讓二人上坐，二人也不推讓，便大模大樣的坐下了。葉用因問石時道：「三爺可在府裡面？」石時道：「在府裡呢，這會子光景往宗祠裡拈香去。所以屈二位暫坐一會子。」葉用又道：「師爺到這邊府裡幾年了？」石時回說：「才三月間進府裡來的。」葉赦道：「葛亮翁可在府裡，怎麼不見？」石時道：「葛亮翁還定前兒辭席出去了。」葉用忙道：「你倒沒知道，敢為什麼事兒？」石時說：「也沒什麼講究，光景葛亮翁另就上席去了。」葉赦坐的與石時近些，因向石時要手裡的扇子看，石時便遞與他。葉赦看是李冠英寫的，上款稱是年兄。便吮嘴嚼舌的，臉上起了許多怪物遞與葉用看道：「這不是咱們先生寫的嗎？」葉用看了也覺怪異，因向石時道：「這位先生敢是去年的解元公麼？」石時道：「是。」那葉赦道：「那麼足下敢也恭喜過麼？」石時道：「是去年僥倖的。」葉用道：「想來總是高標的了。」石時道：「僥倖了，也講不得名次，兄弟已經低了，是第三。」葉用兄弟聽了，連忙站起來說：「失敬！」石時暗暗好笑。

剛坐下，外面報說：「三爺來了。」葉用等便都站起，見寶珠戴著紫金冠，穿著刻絲亮紗袍子進來。便互相請安道喜。寶珠讓三人坐下，又道了謝。管家送茶上來。寶珠坐定，因道：「今兒又勞兩位的駕，小弟委實不敢當。尊大人在府上麼？」葉用道：「家大人還是前月進京去的，所以今兒太太著愚兄弟過來道賀！並說舍妹在府打攪，一切要三哥和府裡太太費心。」寶珠謙了幾句。因見葉用換了頂珠兒，打量著花了幾個錢捐了官了，心裡暗暗嗚他。卻故意道：「大哥是幾時恭喜高升的？光景即就有好消息嗎？」葉用見問，便興高采烈起來，道：「兄弟這個功名，才是前兒蒙會典館裡保的。三哥不知道，現在會典館裡保舉很優呢。像兄弟頭裡原是個即選知縣，去歲蒙令親沈左襄少師替保了個免選本班，以知府用。這會子總裁大人又替保這個免補知府本班，以道員用。兄弟本來滿擬明歲鄉試，中這麼一中，也不稀罕這點兒功名。那總裁大人定要給兄弟保這個，說照兄弟這樣才幹，仕途裡很有出息。明年說要開博學宏詞科，再給兄弟保上一本。那考了出來，不是賜同進士出身，便是授職翰林院，可不比外面鄉試快當呢。現在家大人進去，又替兄弟加一個二品頂戴去，光景再幾天就有部照轉來呢。」說著得意的了不得。葉赦卻一聲兒不言語，像很氣不過的樣兒。

寶珠聽著，暗暗好笑，卻也不回他一句話。葉用又道：「像三哥這樣才幹，何不如此去攪攪，況且又有這個世爵，不較兄弟更快當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現在講到出仕，那裡是為國家民政起見，無非為幾個錢。偏兄弟有一個毛病，莫說見了錢要嘔，便聽見個錢字，耳朵裡就像灌了什麼醃臙東西似的。若講那些官兒，兄弟見了只當他是一堆銅臭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。」葉用聽了笑道：「三哥這話太過分了。照這樣說，難道尊大人和三大人也一堆銅臭麼！」寶珠正色道：「大哥當是家老爺也和尊大人一樣嗎！家老爺在日，真把那鐵碾磨穿了。用了十年苦功，才爭得這個狀元回來。嗣後又向那千軍萬馬之中，血汗功量，博得個伯爵。便三老爺也是和先老爺一個樣兒。從一個舉子混起，才爭得一個學士，前年任了這個御史。咱們三老爺還不敢擔這重任，所以告假回來。要說乞憐昏夜，拿錢去鑽營出來的，咱們一家子累世沒得這樣的敗子孫。」葉用聽了這話，把臉兒都氣青了，講不出話來。葉赦怕兩人口角起來，想尚在這裡用飯也沒什麼味兒，不如往妓院子裡逛去。想著便和寶珠、石時拱茶。葉用還想講幾句，外面管家早一迭聲喊送客。

葉氏兄弟告辭出來，寶珠只送到二廳上，便站住了。那張壽看見忙喊：「請轎子進來。」外面答應著，便把兩乘官輿抬進來。寶珠和石時送他上轎，仍回西花廳來，讓石時坐下。寶珠笑道：「你瞧這兩個東西，可不嘔死了人。今兒那老二還沒出丑，他

往常和人講話，總嚼著文。之乎者也的，嚼個不了，那更惹人厭。倒是他那老三見了人索性一句話也講不來，倒覺乾淨。」石時因笑道：「爺也說的他太利害些，換了別個定氣死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他講話也不知輕重，我和他客氣什麼。」剛說著，外面報說：「金師爺和夏師爺來了。」寶珠說：「請。」金有聲和夏作珪各向道喜畢，閒講一會。寶珠便吩咐擺席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欲把姓名書鐵券，但求家世住銅山。